



姐姐

小剧场

◎岑玲飞

一晚,洗了碗,我去了平时想去却总没时间去的图书馆。

我一心翻书,转头见一个中年妇女一动不动地低头看书,我也低头翻自己手里的书。我坐在这头,那个中年妇女坐在那头,大半个小时过去了,我起身换书,来回多次路过那个中年妇女,均未在意。终于有一次,我感觉此人似曾相识,便倒退,走到她面前,她还在专心致志地低头看书,我看着她,越来越觉得熟悉,我弯腰,侧头,我的面孔与她的面孔只有一支笔之隔了,她还未抬头,我就一直这样盯着她,她终于抬起头来:“这!这不是我的亲姐姐吗!姐姐也脱口而出:“玲飞啊!”

姐姐穿着亚麻薄衫,亚麻是很显个性的,可穿在姐姐身上并没有这种感觉,反而使姐姐的中年形象更显老气横秋了,而且这件亚麻衫已洗得发白,因是蓝白相间竖条纹,像医院的病服。我想直说,待出口,改口道:“这件衣服布料很舒服,穿着宽松透气,派头很大,很好,哪里买的?”姐姐信以为真,露出一脸欢喜的笑,很认真地回答:“上海买的。”并解释了因何事去上海,途经何处,在哪家店购买,多少钱,几年以前等。

我移坐到姐姐身边,用气声你一言我一语,像地下党接头。

姐姐说:“我眼睛花了,100度,配了副花镜,100元,不戴眼镜书上的字看也能看清,但很吃力,于是看书就戴眼镜了,傻不傻?”

我说:“你眼睛比我好,我这副也是老花镜,比你深,一只270度,一只150度,我这副是医院里配的,一定被宰了,花了2000元,没几个月还掉了个接链,用铅丝固定着。”姐姐说:“我每星期有两三个晚上在这里看书。”姐姐看的是《医疗保健》、《市场经济》、《读者》。

姐姐正在看《读者》,她激动地说:“怎么人家说的话都那么对,你听听,这句话说得多对啊!生命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绝版电影!”姐姐又赞叹:“人家真是脑子聪明啊!人家是怎么想出来的!”姐姐马上在手机上写起字来,她说:“我要把这句话发到微信上去。”

姐姐又问我:“你稿费一年拿多少?”我说了大话吹了牛后,又说:“你也去写,你上次在《慈溪日报》发的写得很好。”姐姐说:“我只进不出,只看进去,不写出来。”

我说:“我从写一篇到发表出来最快是半

个月。”姐姐说:“你太慢了,哪像我这么痛快,我也不叫编辑审核,我要发自己发好了,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,我发在微信上,一秒钟就给它发表了,我也不要稿费。”

此时,姐姐又读到了一句令她感到精彩的话:不走捷径更容易到达目的地。她说:“我要把这句话也发到微信上去。”我见她直接在手机上写这句话,并未注明摘自哪里,便觉不妥。姐姐说:“我把这句话发到微信上,人家还以为是我自己想出来的,人家会以为我这个人真聪明啊!”姐姐丢开《读者》,用一根食指在手机上划来划去。

我笑她:“你还说不要稿费,你发的都是人家书上发表的,这叫抄袭,抄袭的东西还思量稿费?抄袭是违法的,没把你抓起来就很好了,还提什么稿费!”

我们窃窃私笑,环顾四周,此角落并无别人,离图书馆管理员还隔着一排柜子,所以交头接耳并未引起关注。

过一会,姐姐又看到了一句令她觉得无比精彩的句子。她把书移到我面前,用手指给我看,并且又用气声读给我听:这个世界上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它是可以理解的。她又赶着把这句话发到微信上去了。她一直让我看那篇文章,又怕我漏看了句子,用手指着每一句话,一字一句念给我听,好像我还不识字。她越念越激动,声音越来越大,我忍耐多时,虽是精彩好文,但这静似无人的图书馆,这声音显得很协调,我终于开口阻止道:“别再读了,被管理员听到了,要来骂。”姐姐这才不读了。

一会儿,姐姐又看手机,说已经有好几个人为她发的这些话点了赞,其中一个还留言说:今天在大发感慨啊!姐姐喜滋滋地说:“人家以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!”

闭馆时间点马上就到了,我们一出图书馆就改为大声聊天,我得意洋洋地吹牛皮说:“姐姐,今天遇到你我得写出来,把你发到报纸上去。”姐姐高兴地说:“啊呀!那我见报了!我成名了!”我转念又说:“其实你不用我写,你的名字已经作为作者印到报纸上去过了!”姐姐恍然大悟:“真的,是啊,哈哈!”

我与姐姐读的书兵分两路:姐姐喜欢的书我大多觉得枯燥乏味,无甚兴趣,比如《市场经济》之类的;姐姐大约也觉得我读的书不切实际,暗笑我读了不能用于现实。姐姐不读我读的书,我也不读姐姐读的书,但我们都是爱读书的人。

主持,事业上升,名利双收,有一天悄无声息地辞职了。别人都以为她攀了高枝另谋高就,她却只是宅家做个普通的家庭主妇,养养孩子,烹饪画画,种花种草种春风。没有物质欲望,一年花费还不到两万元。问为什么?她答,只是想停下脚步,看看生活本身的样子。

人,有时真的不必活得那么正确。范本人生有其无奈和不为人知的苦楚,简简单单地生活,安安静静地做自己也不错。折腾闯荡也好,独善其身也罢,我们大可不必纠结,只遵从心灵的指引,选择做那些发自内心喜欢的事情。人生有这样的路,也有那样的路,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。我们最容易陷入的困境是把别人都在追求的生活,误当做自己的方向。比如,大家都去炒股挣钱了,那我要不入市亦步亦趋吧?别的家长都在起跑线上抢行了,那我也为子女教育培训疯狂一把吧?被人都在追逐的时尚流行标,那我也一掷千金跟随潮流吧?往往,最愚蠢的决定都源自于“别人都这样做,我不这样做岂非错了”的自我暗示。

其实,自己的快乐,与旁人没有多大关系。子非鱼,焉知鱼之乐。我想做一条快乐的鱼,在水里自由浮沉,自得其乐,别人懂不懂,真的无所谓。



宁波话趣谈

包袱、雨伞、我

◎赵淑萍

有个笑话,说的是庙里有一个傻和尚。一天,傻和尚出门云游,老和尚不放心,教他念口诀:“包袱、雨伞、我。”天下雨,傻和尚撑着伞,不时摸摸背上的包袱,嘴里念念有词。走着,走着,突然摔了一跤,爬起来,雨伞,仍在手中;摸摸包袱,也在。就是不见了“我”。于是,他放声大哭。这时,一位长者来了,摸摸他的光头,说:“你不是在这里吗?”顿时,傻和尚破涕为笑。

宁波话“包袱雨伞我”,是不是从这故事来的呢?或者,是不是因为这句话,萌生了那个故事?

这里的“包袱”,指的是用布包起来的衣物包裹。当然“包袱”还有其他解释,如指精神或物质上的某种负担。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说过“放下包袱,开动机器”吗?在相声、评书和文学作品中,“包袱”指的是一种技巧,即经过细密组织、铺垫,达到喜剧效果,俗话说“抖包袱”。

旧时,出远门,包袱雨伞必备。传统戏曲里,一个包袱,一把雨伞就是赶远路的人特定的标志。戏曲《珍珠塔》中,小方卿千里投亲,就是背一旧包袱,夹一把破雨伞,穷途落魄,风尘仆仆。这副样子,自然令虚荣势利的“方卿姑娘”觉得失了面子。宁波话里,“天晴带伞,肚饱带饭”“五十里外要带伞,五十以上要带板”,是告诫长途防雨,未雨绸缪。“包袱当床头,雨伞门后戳”,是形容行脚生活的。试想,包袱当枕头,日日不离身,雨伞靠门后,时时要用到。这样的生活,真是辗转奔波,辛苦无定。至于“包袱雨伞我”,指的是出门三要素,样样要安全。伞不可忘,包袱要看得紧,人呢,千万不能走丢或发生什么别的故事。

还有两句富有哲理性的话,跟“包袱”有关。一句是“落水要性命,上岸要包袱雨伞(也写作‘落水喊救命,上岸讨包袱雨伞’)。”意思是落水时,只要保全性命就好,上岸,性命无虞了,又讨要包袱雨伞,以此来讽喻人心节节高。但是,这话要从两方面分析。如果“包袱、雨伞、我”中的“我”没了,那包袱雨伞又有什么意义呢。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落水,当然无暇顾及身外之物。上岸后,性命保全了,总要想想今后的生计。如若包袱雨伞还能找到,讨要也是情理中的事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也说明: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,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。但是,如果包袱雨伞已经沉下水或者不见,还死皮赖脸地向搭救的人讨要,那就是得寸进尺、忘恩负义了。

另一句是“宁可给乖人背包袱,不给笨人出主意”。通常解释是:宁可给聪明人背行李,做随从杂役,也不为笨人师。给聪明人当下手,能学到聪明。给笨人出主意呢?那可是扶不起的阿斗,弄不好会搬起石头压了自己的脚。

可是,有一次,碰到一位老宁波。他告诉我,这话有另一种解释。意思是聪明人落难时,可以替他担当些。聪明人落魄,那是龙困浅滩,一时的事,他日东山再起,定会记着你的恩情。而笨人,则一辈子出不了头,帮他图谋指点,尽是枉然。

如今,各式各样的旅行包、行李箱应有尽有,布包袱几乎匿迹。而这些话,也成了老话。话老,理却不老。

做条快乐的鱼

有所悟

◎陈恺

翻看初中毕业时的同学录,就是那种像写明星档案似的、设计得花里胡哨的纪念册。其中有一栏“临别寄语”挺有意思,有的同学祝愿前程似锦,有的同学自创了打油诗,有的同学抄录古今诗句名人名言,其中引用最为频繁的是这句话: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去说吧。大概青春期为躁动叛逆的年龄,总是欣赏独立特行、个性鲜明的人,所以才把这句话常常挂在嘴边。可是,时过境迁,叛逆时光随岁月渐渐消逝之后,曾经坚持“走自己的路”的同学,大多数还是回归了人生的既定路线,选择最为稳妥的方式工作生活,继续前行漫漫人生路。

也有坚守初心的人。比如现在创业成功的大学班长,当年成绩优秀,社交活跃,我们都以为他会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时,他毅然退学,放弃唾手可得的工作和荣誉,选择了和专业八竿子打不着边的职业,南下圆他的电商产业梦。问他为什么?他答喜欢,深深地喜欢;再问他为什么不等毕业拿到学位再去做,他答:目标决定了就不想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。是需要有这样的魄力,才能义无反顾地为自己喜欢的事情拼搏,才能在心仪的事业中占据有利位置。

再比如我的好友,已经是城里知名的播音